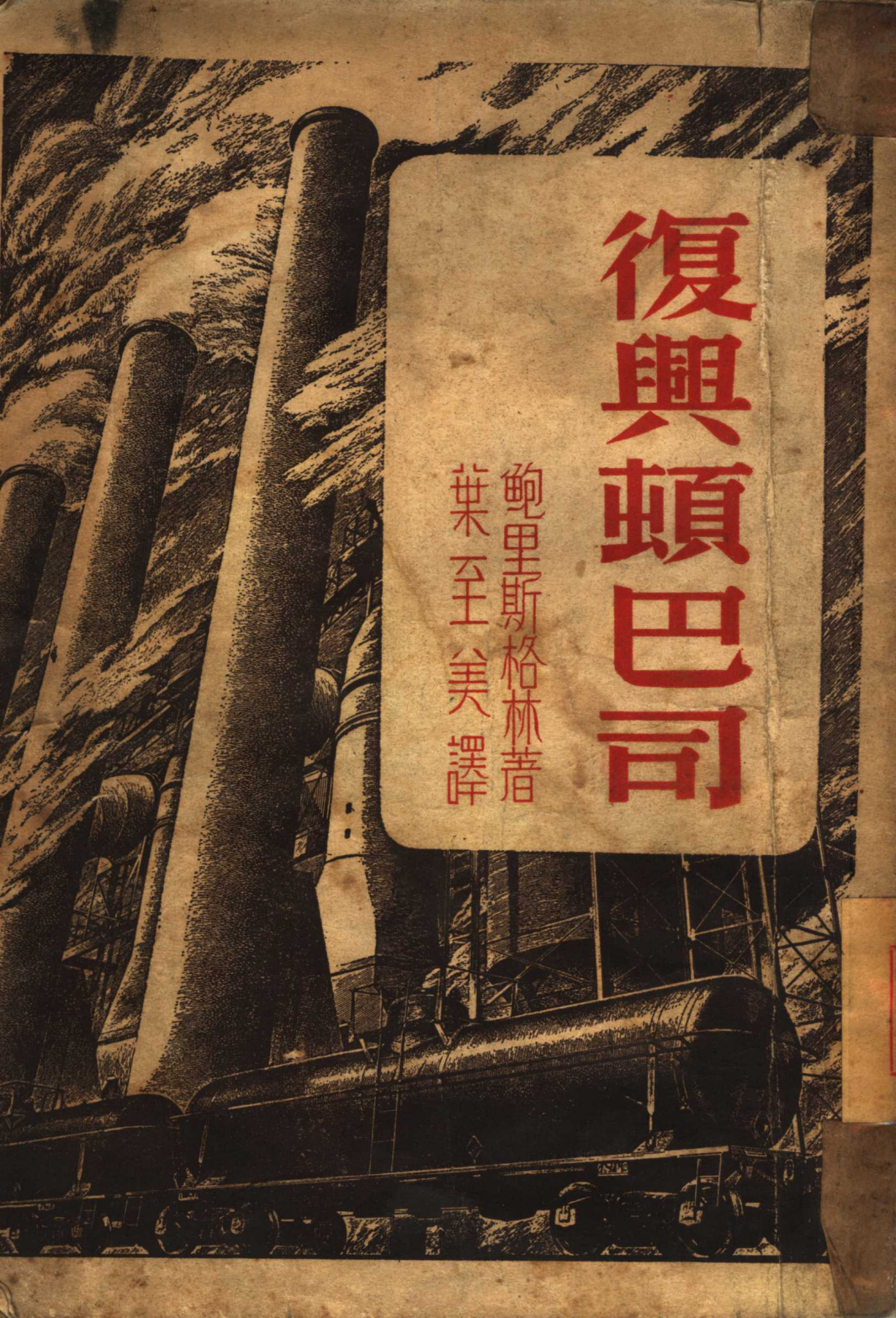




復興頓巴司

鮑里斯格林著
葉至王美譯



復興頓巴司

譯美至葉 著林格里鮑

行印書局

復興頓巴司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基本定價十六元正

著者 鮑里斯格林
譯者 葉至美
發行人 陸夢生
發行者 尤克本

分發行所

總店：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分店：北京西單舊刑部街三號
聯營書店
上海 北京 瀋陽
漢口 廣州 重慶

一九五〇年一月初版（滬）

總 2217—21

(324P.) 1—2000

也是一個預告

茅盾

——序小說「復興頓巴司」譯本

「是的，生活戰勝了！它戰勝了，因為我們的國家懷有世界上最驚人的力量——偉大的蘇維埃人民的創造的力量。」這是小說「復興頓巴司」的最後一句話，這一句話，概括了小說「復興頓巴司」的全部內容，不，應該說，這一句話又是偉大的蘇聯人民不但一定能夠迅速地恢復嚴重的戰爭創傷，並且一定會飛快地大步向前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莊嚴果斷的預告！

事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預告。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蘇聯的歐洲部分（頓巴司在內）所受戰爭的破壞異常嚴重，帝國主義國家的反蘇分子當時多麼暗中高興，曾經故意吃驚地揚言：非有二十年，不能恢復！但是，現在只過了五年，大部分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他們所受戰爭的破壞不及蘇聯所受的什一）喘息未定，而蘇聯則已經完全恢復戰前的經濟，並且健步前進了。這一鐵的事實，可叫全世界的反蘇分子，戰爭販子，都真正地吃一大驚；想要不承認罷，無奈事實擺在眼前，承認罷，心裡實在不舒服。在資本主義國家非有二十年不能完成的事，在蘇聯只要五年就完成了，這不是「奇蹟」麼？

小說「復興頓巴司」就告訴我們，何以這樣的「奇蹟」能够發生，而且一定要發生。

我們稱「復興頓巴司」爲小說，不過是爲了方便，按其實際，這是一部報告文學，這是生活的實錄。作者亦不是職業的作家。但因爲生活本身是充滿了光彩和力量的，所以這一部記錄也就是最富於藝術的說服力，最有教育意義的藝術品。

帝國主義者今年又遇到另一件最最不痛快，但又無可奈何的世界史上頭等大事。這便是中國人民澈底打垮了美帝走狗蔣介石，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政權，在亞洲大陸上崛起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擁有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帝國主義者現在迫得承認，通過蔣介石之類用武力來屈伏中國人民的計劃是全部破產了，再沒有希望了；然而他們馬上又在念念有詞：「中國共產黨在恢復經濟上將發見比打垮蔣介石要困難百倍的阻碍。共產黨在軍事上取得了勝利，但在恢復經濟上一定要失敗！」

可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只有一句話回答：「帝國主義者，慢點兒高興罷！」

即使在解放戰爭還在繼續進行的一九四九年，已經有事實來證明帝國主義者的詛咒一定完全落空，請看我們的東北！

中國的「復興頓巴司」那樣的奇蹟已在東北開始發生了，雖然我們還沒有一部中國的「復興頓巴司」。

然而不久就一定會有的

在這意義上，「復興頓巴司」的譯本的出版，也將是一個預告。它預告着：

「是的，生活戰勝了！它戰勝了，因為我們的國家懷有世界上最驚人的力量——偉大的翻身
身的中國人民的創造的力量！」

一九四九，十二月廿五夜，北京

目次

去斯大林諾途中.....	一
鬥爭開始了.....	二一
戰時情況之下.....	八二
支持點.....	九三
麥卡·麥柴之歌.....	一一七
在頓巴司的某處.....	一二七

去斯大林諾途中

戰後我第一次再訪頓巴司是在一九四五的秋季。和平已經跟我們同在一起了，火車的窗戶不必再用東西遮住；但是大家對這種新的情形還不習慣，他們在和平時期的生活裡轉的念頭，還夾雜着對於不久以前的那種思想跟記憶……

我們車裡的乘客——這是從莫斯科到斯大林諾的火車——有各式各樣的職業。有剛剛退伍的戰爭留將和請了假的士兵；撤退後回來的家庭；礦工、工程師、冶金家和地質學家，戰時他們都在烏拉爾跟西比利亞工作，這時候是回家去。有工場經理、經濟學專家、繪畫師、代理人、建築師。有些是第一次到頓巴司；有些是原先在那兒工作，這時候從莫斯科帶回來了改良的計劃和預算。有黨員和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工作人員和政府委員會的會員，他們被派到頓巴司來測勘毀壞的程度，跟在什麼時候用什麼方法才能把這些工場和礦山恢復。那兒也有一些人在戰爭中失掉了所有的東西——他們的家，他們的親人、頭上沒有留下一方屋頂，他們現在到頓巴司去重新開始生活。

卡機的颜色佔了優勢：不僅是軍人，就連老百姓也穿了軍用的棉傑克；寬大的外衣或者東腰的外套。在所有那些人的心意中，戰爭還是佔了很大的位置。你可以看到疲倦的臉上有它的記號；到了晚間它在那些睡着在提箱上，包裹上或者索性就睡在地板上的孩子們慘痛的叫聲中出賣了它自己；在歌聲裏也聽得到它，有時候是引吭高歌，有時候是輕輕低哼；還有在那些無止境的談話裡也可以聽到它。談話伴着火車有節奏的軋軋聲穿過城市、市鎮和鄉間的村落，那些地方昨天還是一片戰場。

雖說最近的戰爭把一切掌握得那麼厲害，人們却已經想到了擺在面前的事情，和平時候的生活。他們說出了他們的念頭，討論着，分享着他們的知識，計劃與夢想。而且要是你注意一點去聽的話，你可以得到所有這些談話的一般的要旨：盡量迅速的集合所有的力量，來醫治由戰爭，由德國人所造成的創傷。這種普遍的想法，這種普遍的對每一個蘇聯人民有關的國家的福利的憂慮，可以在車子裡的各種生動的談話與討論中，很自然的感覺到。尋常的，私人的，每日的談話，和這普遍的話題交織在一起了。同樣，這種思想佔有了我鄰近那些人的身心，一個文雅的灰髮婦人是去看她的丈夫，斯大林諾的一個教授；一位坦克部隊少校利用他的假期去看他的父親，父親住在哥洛美卡的依坐托夫街一百十七號；有斯大林煤礦協會的礦探工程師；有兩個建築師，一個主承辦人和另外一個副承辦人，他們在整段旅程中不是玩牌，便是爭論……

人們在旅行的時候很快便成了朋友。沒有隔好久，我們便知道這位有美麗灰髮的婦人是去看她兒子的，一個很出名的男孩子，在列寧格勒的北極學院工作；那個穿了戰壕裡穿的外衣的礦探工程師是到莫斯科的「煤業人民委員會」去作報告的，而且如他所說的，還受了一些懲戒；那個高高的爬在行李架上的捲髮少年，是哥洛美卡一個礦裡的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組織人，他對於現代的詩人都不怎麼重視，除了對派費爾·培史樸史奇達尼，跟他一樣是個頓巴司人，他認為只有這位詩人懂得礦工的心情；那個主承辦人，一個瘦削的，神經質的小個子；有一對發光的眼睛，他的同志，副承辦人——一個動作遲緩，性格溫和的傢伙——很幸運的派去作同一件工程工作，他們在工餘是朋友，在工作的時候便成了敵人；那個像隻麻雀一樣蜷伏在包裹上的憔悴的老太婆是去魯慶可伏和女兒同住，她的女兒是個叫做乞發洛夫的妻子。

「他得到了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她很驕傲的提到她女婿。他以前是一個監工，受過做礦探工程師的考試。

我們知道，那個沒有車票的旅客，一個身體強壯的中年礦工，穿了長統橡皮靴，從卡拉蓋達來到頓巴司的阿米利開卡礦裡去。他想要轉進這一個神氣的礦場，給拒絕了，但是他還是要去看一下。

「我得好好看一看，隨後我就可以死，」他用沉思的聲音說。但是他那棕色的眼睛裏充滿了

生存的快樂，因此誰都不會相信他有意思去死。

所有這些人都已經受了頓巴司的束縛。

「就說我們的煤礦吧，」礦採工程師說。「我們那淹了水的採掘部分，幾百萬幾百萬立方公尺的水已經抽掉了。然而還沒有抽完。」

那個老婦人，她女婿先前是個監工，現在是個礦採工程師，她說：

「我們礦裡有三百萬萬立方公尺的水。」

「至於那些鋼鐵廠怎麼樣？」那個礦採工程師繼續說。「要重建多少鼓風爐，多少敞爐？再說化學工業呢？……要重建幾多熔爐？……再說這些城市？再有文化制度？」隨後，很明顯的在回憶他在人民委員會中的職務，他用了一種受了委屈的語調說：「他們堅持說要我重建礦坑，出產煤炭，兩樣同時進行。」

「在耶那基美，」主承辦人說，眼睛從紙牌上移開來，往上看了一陣，「有些工作已經完成了。」

「你怎麼樣給我，我就怎麼樣給你，」副承辦人愉快地說着遞出了一張牌來。接着很快的加了一句：「頓巴司的第一座鼓風爐在耶那基美開工了。」

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組織者抓抓他那頭捲髮，也加入了談話：

「在梅基也夫卡他們已經在出產鐵了。在梅基也夫卡解放後的第八天，工程師凡西里夫就使一個敞爐動了工，就是那一個他撤退時候還在大量工作，後來被他關住的敞爐。每一個人都擔心要是這個熔爐用加熱程序來燃燒的話，會熔化的金屬便會從用了這些年來有了裂縫的火磚的隙縫裡逃走。但是凡西里夫拿得穩，說這個鐵水會在底下結一層硬底，把火磚糊住。果然如此。在中央動力站對於柱支那些破壞了的棟梁，有一種特別的修理辦法。他們用了高壓把水門汀的流質壓進那些破壞了的柱支中心；水門汀灌進了所有的洞孔，使得這些柱支又有用處了。這是個很有趣的修理方法……」

「這種注入方法，」主承辦人說，「很簡單。你去試試把成千成萬噸一堆堆的鐵，拿起來，去按在原来的地方。這就比較困難了。然而我們就在做這工作。那一堆堆的重量和堆積並沒有嚇壞我們。毀壞本身也沒有使我們害怕……不是嗎？西拉士哈？」他說着，轉向副承辦人。

主承辦人站起來，從他的坐位下面拿出一個長圓的筒子，小心的打開來，抽出一張厚厚的雪白的圖畫紙。這是一張擴充軋鋼廠的圖樣。事實上，有兩個計劃，他說：他的，還有一個是副承辦人提議的。

「這裡這一位，」他說，指着副承辦人，「提議把整個工場毀掉，而我們提議只要把新的部分加上去。又有些人說屋脊偏了，這是一件太危險的事情，對什麼事情都是這種說法……」

他的熱情整個兒在燃燒。在他的眼睛裏，有一種迷戀的新奇的光亮。每一個人懷着興趣聽他的解釋：灰髮的太太，老婦人，上校，共產主義青年團的職員。

「清楚了嗎？」他問，好像是在對那個帶着敬畏的神氣在看他的老婦人在講。

「唉，當然，」她用一種單調的聲音，很快的說。

「我們兩個去莫斯科，」主承辦人說，「我去看我的老教授，把我的設計給他看。他支持我。隨後我看了人民委員的代表，等他了解了我的計劃，他就說：『快點兒好好的幹，』這兒是他的簽字。」

「簽字看也看不清，」副承辦人很不高興的插進來。

但是簽字很清楚：就在圖樣的一個角落裡，「批准。簽定。」

主承辦人很小心的把這張圖樣捲起來，放進筒裡。

「我們得快點兒建設，」他用一種不同於剛才的聲音回答，低而有力。「那樣才能把德國人留下的痕跡消除。消除每一個配號！那樣我們才能使那些埋過活人的阻當坦克車的戰溝消滅。」

他沒有再說下去，但是每一個人都懂得這個人的生活中有過一個極大的悲劇。

「我們得快點建設！」他聲音震動的說。「快一點！」

↓月

「你以爲怎麼樣，第馬？」副承辦人和氣的說：「他們在工廠裡可曾接到了我們的電報？」

「我想是收到了，」主承辦人回答。

「我想也是的。我們再玩下去嗎？」

分好了牌，他重複說了那句他愛說的話：

「就像羅馬人說：Do ut des. 你怎麼樣給我，我就怎麼樣給你。」

這句話，在做建築工程師的生活中，顯然有特殊的意義。

「沒有人曾經使頓巴司屈過膝，」突然，從行李架上送來這個聲音，「而且沒有人能！」

每一個人都抬起了頭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職員，他那捲髮掛在那兒，挑戰似的看着礦採工程師。

「詩句？」礦採工程師問。

「詩句，」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組織人堅定的說，接着又說：「派弗爾·培史樸·史奇達尼寫的。」

「是的，要復興頓巴司需要極大的資源，」礦工停了一下說。「大量的物資，配合着工作的尺度。」

不知誰插了進來：

「也要創造的才能。」

這是捲髮的青年說的。

「要是一個人沒有才幹的話，不管有什麼物資都沒有用。」

每一個人都同意：創造的才能是很重要；在復興工作上，才幹是絕對需要的。

「我告訴你們，」那個憔悴的老婦人說，「我的女婿是個組長。他那煤層很稀薄，然而他有煤出產。而且很好，因為對這個他有才幹。」

教授的太太，這個灰髮的文雅的女士，再也抑制不住了。她已經等了很久要找個機會來談談她那有天分的兒子了。

「我的兒子，」她說，「是一個科學工作者。被圍困的時候，他一直就住在列寧格勒。他的健康便可以作為證明——營養不足。我丈夫和我都想要他到南邊去休養休養，但是他不肯去；他正忙着從事於一個重要的，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

她在她的袋子裡亂找，抽出了封信。是兒子寄來的。顯然，她把這封信讀過好多次了，摺縫那兒的字跡已經有點模糊了。

「『今天，』我的兒子寫着，『我發表了兩個有趣的報告：一個是講泥土的分類，一個是關於兩塊可疑的陸地，聖尼可夫和安德里葉夫，這兩塊地，又給我發現了——我就坐在我的書桌上

把它們發現了。母親，你一定聽說過聖尼可夫這塊陸地，至少你從學士院會員奧白乞夫寫的書上看到過。安德里葉夫陸地，就像跟傳說的一樣。聖尼可夫是在諾服西白力史克羣島的北邊，安德里葉夫陸地在東西比利亞海的中部。」

這位灰髮的女太太轉向窗口，爲了多得點光亮。

「『在我研究海底土壤的時候，』她聲音單調的讀着，『我在這兩塊傳說的陸地的位置那兒，發現了沙。這証明了附近有陸地的存在，而且或者說不定在什麼時候，便可以証明這兩塊陸地確確實實是在那兒。牠們就在那個地方沉落下去的。在聖尼可夫陸地那兒，我發現了一條隄岸，安德里葉夫陸地；可能也就在附近，這塊地顯然也是沉落到海平面底下去了。媽媽，這一切比我說的要複雜得多。不管怎麼，這個報告引起了很大的注意，我真沒有夢想到。』」

這位灰髮的女太太把信擱在她膝上說：

「一位地理學博士讀了我兒子的論文……他說這篇論文對於科學是個極大的貢獻，這跟海洋學的前途是有連帶關係的。」

她拿起信來，自己讀了一陣，微笑着，接着又非常高興的大聲讀了起來：

「『在四月九號，』她接着讀，『我認爲我根據了冰的預測參考，作了一個更有興趣的，雖說不一定很能引人注意的報告。我根據我的預測（溫度，鹹度，水的循環，冰的厚度等等，）來

報告下一個夏季的情況。在我以爲，這是很新鮮的，而且很能引人注意的，事實却不然。我可以很客觀的說我這種方法是很有用的。我的科學學位的問題，使我擔心，而且我更常常受到頭痛的苦惱。」

「有趣，」副承辦人說，伸手出來拿信。「我能讀一下嗎？」

她馬上同意。我們車廂裡的每一個旅客，一個接一個的，檢查灰髮女太太的兒子寄來的這封信。那位憔悴的老太太也看了信；那位中年的礦工很恭敬的用他那隻闊大的手，拿住了信，就像是拿了很珍貴，很重要的東西。

「聖尼可夫陸地，」礦探工程師默默的沉思，「他們找了好久了，這塊聖尼可夫陸地！」火車漸漸的開慢了，在那大草原上可以看到車站的一些矮矮的房屋。

「好，」副承辦人活潑地說，「我們在這兒可以灌一飽。這兒有極好的蜜賣。」

一直在看窗外的少校，聽說到了哥希乞諾亞站，不知爲什麼就坐不定了。他突然的站了起來，拿住一把茶壺走到了門那兒。

我也走了出去。車子停住了在加水。少校，明明想要拿壺熱水，突然回到車上，跟工程師說了幾句話。隨後他先是走得很快，後來却是奔跑着向附近的一座深藍色的墳墓那兒走去。

車子加好水就要開了。所有的旅客，除了少校，都回到了車廂裡來，隨後他跑回來，跳上梯